

新世纪

长篇

小说

铁券丹书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阎欣宁 著

山東文藝出版社

新世纪长篇小说

铁券丹书

阎欣宁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铁券丹书/阎欣宁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
2001.3
ISBN 7-5329-1895-5

I. 铁… II. 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679 号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3.125 印张 2 插页 325 千字

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定价 18.6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朱铁丹夫妇的家庭是个“联合国”式的组合式大家庭，九个子女三个姓氏，相互“交叉”的血缘亲情因一场突发的事件受到冲击。“严打”时期，老大郑大捷因参与流氓团伙活动被判处死刑。将军朱铁丹为了挽救养子，也是老团长亲骨血的生命，悄悄只身前往北京，全家人也投入了“紧急援救计划”。朱铁丹从北京老政委那带回一个《触訾说赵太后》的故事，全家人的焦急努力也化为泡影，眼看郑大捷走上了一条不归路……撇下来的长媳沈丽萍，久久不肯改嫁，留在朱家操持家务，被全家人敬若神明。

成年后的孩子们分别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，有的在边境作战中“失踪”，有的成为了高级军官、国家公务人员、私营公司老板，甚至“马仔”……就在老将军逐渐适应了眼花缭乱的社会变革期，小儿子相如山却在沉浮的商海中卷入一桩莫名其妙的人命官司。与他有割头换颈之交的朋友周伟开枪打死了人，这位副市长的公子称其父在官场上即将得以擢升，提出要相如山“顶桩”，涉世不深却又极其仗义的相如星因此被判处无期徒刑，并被吊销城市户口押往新疆。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，一起司法腐败即将真相大白于天下。

作品语言活泼，故事生动，塑造了老少三代人物的形象可亲可信。

作者简介

阎欣宁，男，原籍山东曲阜，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出生于青岛。曾在军中服役，现在厦门市文艺创作中心供职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著有长篇小说《金帆船》、《追水营》，长篇纪实文学《岛城戍兵录》、《百战将星——韦杰》，小说集《枪手沉沦》、《枪族》。短篇小说《枪圣》、《枪队》、《枪族》、《极限三题》和中篇小说《第一列兵》、《零师》等，数次获《昆仑》、《解放军文艺》“优秀作品奖”。短篇小说《枪队》获福建省首届“百花奖”二等奖。另有数件作品获福建省作协“优秀作品奖”。一九九二年获“庄重文文学奖”。



责任编辑

※姚焕吉※林惠

封面设计※张振钢

ISBN 7-5329-1895-5



9 787532 918959 >

ISBN 7-5329-1895-5

I·1622 定价 18.60 元

第一章

保卫处史干事不等北京吉普车停稳，一个弓步从边门跳下来，三步并做两步，冲进军司令部大楼。

早春二月，几天的连绵细雨，这座华东小城竟有了几许料峭寒意。“倒春寒”的杀伤力令人寒心，连日来接二连三地撂倒不少人，门诊部的阿斯匹林和感冒药已经开始控制发放。与流行性感冒无关，军部大院一改往日的肃然，车来车往的，平添几分喧腾的热气。无论载重卡车、炮车还是吉普车，都披挂上往常演习时才使用的草绿色尼龙伪装网，一如军人们绷紧了的面容。那些往常蜷伏在车库里的特种车辆，如电台车、坦克装甲车、维修车等，则带着美丽蝴蝶般天然迷彩色花斑纹，出现在军部的路面上。下雨天滑，一辆运输卡车滑出路面倾覆了，几只大货箱甩出车厢摔裂，崭新的钢盔滚得到处都是，正的反的侧的，雨水打湿草绿色的无光漆，令人联想到一片到处乱滚的鲜活头颅……

史干事的脚步重如擂鼓。

三楼。在那间挂有“副部队长”牌子的办公室门前，史干事犹豫一下，还是曲起食指关节，轻轻叩击两下，薄薄的杂木门扇发出种劈裂般的声音。没有动静。他喊声“报告”，没等回音，史干事就再也沉不住气了，几乎用膀子撞开了房门。

房内，像刚被人放了把火，烟雾滚滚，眼睛都难以睁开，酸涩之中就有泪水淌出。史干事吓一跳：这得多少人抽烟，才能——或者说一个人得抽多少烟——才能祸害成这样啊！

朱副军长没在办公室。

史干事拎起桌上电话听筒。忽然，房间光线暗了一下，涌动的烟雾带着深深的惰性，又凝止不动了。有人悄无声息



地闪身进门，并随手将敞开的房门又悄悄关闭，而那人此时已在室内。

史干事回头，是副军长朱铁丹。

朱铁丹半个身子倚在门板上，好像刚跋涉很长一段路，疲惫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，需要找个平稳处靠一靠；又好像他要全力堵住那扇门，生怕有不速之客闯进来，或者这屋里有什么要溜出去，比如那团团烟雾……

“对不起，总机。”史干事匆匆扣死电话，打开腋下紧紧夹住的那只公文包。

朱铁丹个子挺高，宽肩厚背，算得上相貌堂堂了。这几天北方冷空气南下，他加了件厚毛衣，仍然坚持不穿棉衣。部队地处南方，朱铁丹特别讨厌笨拙的制式大棉袄，就是十八九岁的小兵穿上去都没个正形，什么军人姿态、挺胸收腹，全扯淡！腰带怎么扎也勒不出个肚子，秫秸捆儿靠南墙似的，所以他天再冷也从不穿棉衣。军人穿起军服，那是绝对挺拔、独立的一株活物，往哪随便一靠，借力支撑自己，立时减色三分；往哪一蹲一坐，那就只剩下一半的军人气味；要是躺倒下来……当然，中了枪弹除外。不过，今天的朱铁丹不似往日，他倚在门口的样子看上去像大病未愈，难以支持。此时，朱铁丹脸色极其难看，他头发蓬乱，脸色铁板似的发乌，嘴唇因抽烟过多呈青紫色，一双瞳孔却如醉枣般猩红。朱铁丹翕动嘴唇，似乎说了句什么。史干事没听清，他的动作停顿了一下，这时他听到不知是门板还是朱副军长的骨节“嘎”地呻吟了一声。

朱铁丹没理会史干事询问的目光，他离开门口，穿过烟雾，来到办公桌前，推开椅子，隔桌站了，眼睛不去瞅史干事，伸手去摸桌上的烟盒。桌上有两盒同样牌子的烟，一包未拆封，还有一包瘪下去一半。他抓过那整包的，用小指指甲盖剔开盒口封纸。

史干事注意到副军长的手有些哆嗦。



“这么说，法院到底判下来了……”

朱铁丹嗓子沙哑，敲击铁皮烟道似的。

“这只是市中院的一审判决……”

史干事有点手足无措，额上沁出细密的汗珠。他是保卫处干事，常接触丢钱丢手表、最多也就是失窃支手枪什么的案件，那类案子往往把警卫连军犬牵去就办成了一半。眼下这桩牵连到朱铁丹副军长家庭的案子，保卫处作为头等大事倾尽全力办理的。史干事试了几次，才拉开公文包上那道黄铜拉链。他小心地把那张判决书放在副军长办公桌上，然后小心翼翼而得体地退出两步。现在，副军长离桌子近，他离桌子远。桌上，则是那份墨迹未干的市中级法院的判决书。判决书并非外贴式的大幅布告，而是存档用的普通 16 开白纸，浓重的油墨味道并不比香烟味更好闻。它从印刷机上下下来，被史干事用最快的速度送到了朱铁丹的办公桌上。判决书从中向内被对折过，折痕过深，置在桌面上摆放不平，两翼一动动的，像一只濒死的、硕大的黑斑点蝴蝶。

朱铁丹并没看判决书，真的，史干事留意到，他连一眼都没看。朱副军长的目光正越过他的头顶，极富穿透力地看着一个也许根本不存在的“点”，那个点也许在墙上，也许穿墙破壁，在遥远的不可目视之处。史干事后来顿悟，那也许就是到达了极致的虚无境界了。

好一会儿，朱铁丹什么也没说。后来，他只用小拇指指尖轻轻将判决书滑到桌子一角，咕哝了一句：

“这是份杀头令啊！”

朱铁丹车转身，踱到窗前，一把推开虚掩的窗户。一阵凛冽的小风挟带着潮湿的雨意迎面而来，室内烟雾再度流动，形如水状。

窗户内外，同一个季节。

轻风鼓起判决书，轻如绒羽，缓缓飞起。

史干事不知所措地目送着随风飘落的“杀头令”。



窗前的朱副军长头都没回，轻声说：

“史干事，这些天，真辛苦你了……”

史干事嘴唇嗫嚅，想说什么，最后什么也没说，他转身退出去。

身后，传来朱铁丹的声音：

“这事就这么完了？没那么简单！他们甭想杀掉我的儿子！”

史干事愣在门口。

广西、云南边境形势连日吃紧，从广播、报纸天天报道的越南人犯我边界、驱赶华侨以及武装入侵邻国柬埔寨的消息中，军人们心中有数了：这与1962年那场边境战事之前如出一辙。看来，和“同志加兄弟”这场边境之战在所难免！军部按军区号令，已经由“二级战备”适时转入“一级战备”。虽然尚未接到移师参战的命令，但却接到抽调部分得力战斗骨干，组成“补充团”，增援边境集结的兄弟军。军党委研究决定，把组建“补充团”的任务交给主管训练作战的副军长朱铁丹。

谁想这个节骨眼上，朱铁丹住院去了。

军部大院就是公务员、水电工和服务社的卖货家属，也不相信朱副军长真得了什么病，他那是心病啊！

大院内外没有人怀疑：朱铁丹副军长的住院，是为儿子被判处死刑气病的……

不久前，当地公安机关在“严打”中接报，城区民生路5号的住宅内常有一个青少年团伙进行流氓活动。民生路5号是幢豪华私人住宅，主人举家迁往香港定居后，留下的房门钥匙不知怎么转手落到那伙小流氓手中，成了他们的风流据点。其实，“严打”之前，那个流氓团伙肆无忌惮的夜疯狂活动就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，只是那伙人的家庭背景令人棘手。团伙成员均为当地政府、海关和驻军单位一些领导

干部子女。这伙儿被群众痛斥为“衙内”的干部子女，聚在一起，明显带有地下俱乐部性质，他们跳“黑灯舞”、“贴面舞”，群居群交，影响极坏。公安部门几次欲采取行动，都投鼠忌器，迟迟不好下手。市委常委们在一个高度保密的会议上统一认识，决心捅捅马蜂窝，端掉这个黄窝，彻底扫除害群之马。一天午夜，刑警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团团围住民生路5号，一声号令，警察破门蜂拥而入。令他们惊讶的是，原先准备好的手提式探照灯根本用不上，全封闭式窗帘遮挡下的房内灯火通明，比摄影棚还亮堂，一屋子二三十个男男女女全都精赤条条，一丝不挂，在玩着一个团体性游戏。那些女孩子头朝内、脚朝外，成放射状地裸卧在地毯上，披头散发的脑袋凑成向心圆，大男孩儿们像一群蜜蜂，在那朵梅花状的花丛上起落癫狂。定格的那一瞬间，警察们看到的人抱人、人擦人的泛滥姿态，像雨季荒林里腐枝败叶中的一群蛤蟆。见多识广的警察们常年和血迹斑斑的横尸打交道，哪见过这种坦诚相见的禽兽相？他们没顾上封窗户堵门地拿人，倒是先将客厅内大吊灯关闭，只留少许的壁灯。反正屋里警察和坏蛋的区别泾渭分明：不是穿衣服的，就是光屁股的……

审讯时男女流氓们供认：他们在玩一个叫做“朵朵梅花向太阳”的游戏。

审讯后警方认定，这个流氓团伙的首犯叫郑大捷。

郑大捷是驻军副部队长朱铁丹的长子。

郑大捷摊上了“首犯”，一点也不冤枉，35岁的郑大捷在民生路5号网住的那伙淫虫中最为年长。他们虽然不曾如梁山好汉般排过座次，甚至不像别的寻衅斗殴的流氓团伙那样歃血盟誓，但那些不谙世事的少男少女，无论在性事还是在社会交往上都仰尊郑大捷为师为长为王，心甘情愿地伏倒在他脚下。事实上，淫虫们揭发说，民生路5号每诱拐进一位新的女孩儿，几乎都是郑大捷捷足先登，率先享用，他就



像野蛮部落的首长一般享有“初夜权”。

这样，郑大捷的死刑就不足为奇了。

朱铁丹住院的当天下午，妻子相若兰就火烧火燎地追到医院。

快到春节了，在军部幼儿园当园长的相若兰虽然不是多大的领导干部，可她对国家政权了解的并不少，更深知“政权”的一些习惯做法，这有赖于她副军长夫人的特殊身份。例如，她知道依惯例，每逢重要节日前，司法机关总要宣判、枪毙一批该杀的犯人，元旦、劳动节、国庆节，更不用说春节了，节日是道喜庆的大坎儿，总有一批死刑犯过不去那道坎儿。

老大昨天被判了——判肯定要判，相若兰万万没想到——老大居然会被判死刑！这桩案子在市里挺轰动的，城区大街小巷贴满了散发着油墨未干的布告，布告上有郑大捷的名字，名字上打着朱砂红色的叉……相若兰当天就病倒了，胸闷气短，手脚冰凉，视网膜内发黑，看什么都是重影，掀锅盖看着两个拎手，不知该抓哪个，结果反倒把手上烫了个燎泡……

相若兰对法律并非一窍不通，她知道宣判后若不服还可以上诉，死刑犯也能上诉。中级法院判了可以向高级法院上诉，高级法院维持原判的话还可以找最高法院……只要你来得及找人说上话，来得及留下郑大捷一条命。枪声没响之前什么都好说，枪声一响，百账皆了，找谁上诉也白搭了！

上诉期自宣判之日起有 10 天，10 天时间，眨眨眼就过去了啊！

节骨眼上，朱铁丹怎么就住院了呢？正指望他抛头露面、枪下留人呢，他可倒好，两腿一挺，躺到病床上去了。相若兰从得到确切消息后，还没见过朱铁丹，她心中有些惴惴不安，猜不出朱铁丹会是什么态度。至于他的想法，她并



不担心，问题是很多想法并不一定能左右到实际行动。而只剩下10天的老大生命垂危，任何想法都救不了他，只有实际行动才可能挽回他生存的可能。相若兰也染上流感，已经几天没去幼儿园上班了，她自己的孩子都要让人枪毙了，哪还顾得上去照顾别人的孩子？

她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无论如何要逼着老头子出面救人。

郑大捷的事别人可以坐视不问，她这个当妈的不能不管。

军部驻地在郊区30公里外，军部所属野战医院却设在城区。朱铁丹的上海牌轿车留在医院没回来，相若兰是搭后勤部酒厂一部送酒糟的“嘎斯51”进城的。一路上她被发酵的酒糟熏得头昏脑胀，到下车时面孔通红，如同酩酊大醉，倒比吃了什么特效药都灵，气也顺了，手脚也暖过来了，眼睛看到谁都是真切的一个，不再有重影了。

相若兰一个子女没带，独自进城。

当她的布鞋鞋底无声地划过高干病房那人造毛地毯时，她的胸脯还在剧烈地起伏，她自己都能感觉到，呼出的气息中有股微微甜丝丝的酒味，很像劳累过度吐血前的征兆。

说是高干病房，其实也很简陋。白色的钢丝床上到处是手工油漆打上去的补丁，藤沙发一望而知不知是哪个招待所淘汰下来的旧货，桌椅腿上都有“营房营具列入移交”字样。有所区别的就是床头墙壁上的电铃按钮，一种支使人的权利仍保持着高干身份的威严。驻军医院对外开放后，好的设施特别是医疗器械都用到地方病号身上去了，包括好医生、好药……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。朱铁丹躺在床上，双目紧闭，露在外面的手臂上插着导管，输液瓶里的水泡一下下跳动，“咕咚咕咚”的水声很大，相若兰吓一跳。她很久才发现那是卫生间的马桶在漏水。

“铁丹……”



相若兰见到老头子，再也控制不住，像个纯情少妇，一头扑到病榻边，险些撞倒吊瓶架。如果她还能记得，30年前在血流成河的曹八集，当她听到前夫郑之光饮弹身亡的消息，她也是这样倒下去的，当时负了伤的二营副营长朱铁丹扶了她一把。

朱铁丹睁开眼睛，他的眼泡发肿，脸上笼罩着一股铁一般的深沉肃然之气，紧绷的脸颊肉错位似的无法对应，黑黑的胡茬子几天没刮，已成铁色，嘴唇上有了一圈紫葡萄似的水泡。这些天军部战备繁忙，朱铁丹一直在底下各师跑，很少回家，她有日子没见到他了。

相若兰触到他身上石头似的发硬，看他憔悴的模样，感到了几分宽心。毕竟，养子也是儿子——老大也是他的儿子啊！

朱铁丹与相若兰同岁，这种年龄结构的夫妻，既不会有太多的喃喃细语，也不会无话可说。相若兰抬起泪眼婆婆的脸。

“铁丹，你说，怎么办呢？”

朱铁丹两道目光是直的，如棍如杵。

“你倒是说话呀！”相若兰等了一会，催道。

朱铁丹还是一言不发，像没听见。

“噢，你还真的病了？”相若兰恼恨地擤一把鼻涕，又抹眼泪，“老大，咱家老大要被人家杀脑袋了，你还有空躺在这生病？不行，你得起来，跟我回家去……”

朱铁丹犹如一棵被伐倒的百年老树。

相若兰忽然泪如泉涌。

“铁丹，咱们就眼看着老郑留下来的亲骨肉这样毁掉？你说，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老郑啊……”

朱铁丹忽然猛地一缩，用被子把头蒙得死死的，惟有那只青筋毕露的胳膊留在外面。透明的输液管内，晶莹的药液缓缓的，如泪长流。



相若兰知道丈夫的难处，可她顾不上许多了。

“铁丹，你听也得听，不听也得听，反正我要把话说完。我对审判有意见，很有意见。不就‘严打’嘛，再‘严打’也得讲政策不是？你看这都打到谁的头上来了？其实那些孩子干了多大的坏事？一没打家劫舍，二没杀人放火，三没欺男霸女，强奸良家女子。充其量也就是个伤风败俗……报纸上不也就说是团伙淫乱嘛，查查法律，哪有惩治团伙淫乱这条罪？就算有吧，那也够不上杀头呀！一纸杀头令就要杀掉五六个，还净是老同志的子女，我看哪，市法院判得大有问题，还讲不讲阶级路线了……”

朱铁丹一动不动。相若兰猛搽了他一把。

“喂，到了这关键时刻，你可不能装死趴下呀。无论如何，你得起来，去找人给大捷减刑，留他一条命。不说为了咱们，也不说为了大捷，就说为老郑……”

朱铁丹还是毫无反应，那一动不动的样子，令相若兰想起那年淮海战场上的野战救护所，她看到丈夫郑之光的时候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不同的是，前夫郑之光浑身流出的血，都快让他失重的身体漂起来了。

相若兰慢慢站起来。她的血液仿佛停止了流动，那酒精的气味真的令她很难受。

“朱铁丹，你这个没心没肺的家伙！”相若兰再也控制不住，她彻底发作了。

“你不是郑大捷的父亲，根本就不是，从来就不是……我可告诉你，大捷要过不去这道坎，你休想再认抗胜和良崮，他们两个也不会再认你这个父亲的……大捷到了阴间，见到他父亲，他会告你的状，你以为老郑会原谅你见死不救？你忘了你当年当面对老郑许下的诺言！你说你要照顾好他的孩子，把他们抚养成人，可真遇到个事儿，你躲到医院成了缩头乌龟！你还不是就怕摘掉你的乌纱帽？那好，当你的官儿吧，反正你们这些当官的净是些无情无义的家伙



……”

被子里的朱铁丹就像躲进沙包掩体。战场上常有这情况，外头炮火流弹猛烈，只要躲过去别伤着，后面就有办法。

一阵软底鞋的急促沙沙声，一名护士叩门而入。那个胖胖的丫头白大褂领口的呢绒领章过新，红得好像一件漂亮内衣的装饰领。

“对不起，阿姨，首长血压高，一直没降下来，他不能再激动。您是不是先避一避？”

护士丫头话很委婉，口吻却十分严厉。她在护士值班室都听到了病房的吵闹声。

相若兰站起来，气哼哼地说：“朱铁丹，我看你以后见了郑之光说什么！”她拂袖而去。

站在野战医院门口，相若兰一时没想好该朝哪走。她也没想到，情急之中她会搬出郑大捷的同父兄妹郑抗胜、郑良崮，甚至牺牲了几十年的前夫郑之光来要挟现任老头子，这本来是她最不想说的话。朱铁丹身为这个“联合国”似的大家庭的一家之长，他也不容易啊！

身后，解放牌卡车的电喇叭吓她一跳。相若兰回头，赶紧让开路。野战医院的一辆带蓬卡车擦着她身体开过去。车厢里堆积着墨绿色的医药箱和器械箱，上面血色红十字十分醒目。几个男兵女兵翘腿坐在箱子上。车子拐弯，丢下一串清脆的歌声：

再见吧，妈妈，再见吧，妈妈。

军号已吹响，钢枪已擦亮，

行装已背好，部队要出发。

你不要悄悄地流泪，

你不要把儿牵挂……



父母亲不在，孩子们群龙无首。

朱家客厅很大。军部建筑是1958年竣工的，当初设计者为军首长在楼梯口留下了宽敞的客厅，除造访者甚至跳舞之外，大概更多考虑到开会的需要，当首长的，当然要常开会，大会小会，家里也不例外。客厅除一个花盆木架外，沿墙几乎摆了一圈沙发。沙发是公家配发的营具，制式统一，木扶手，低靠背，灰色的小帆布套子，顶上一方白色布头垫，有种集体式的土里土气，一如式样统一的军装。朱家共有九个孩子，郑大捷进去了，老二郑抗胜成了领头羊，带着同姓和异姓姐妹们，沿一圈沙发坐成一个血肉方城，一个个脸上也如守城孤军般悲壮。没有谁召集，他们不约而同就都出了各自的房间，来到客厅。多少年了，家里有什么事，父亲总是召集全家人来这里。如果朱家是梁山泊，客厅就是议事堂、聚义厅。

母亲急慌慌地去医院找父亲，孩子们是知道的。他们多数人保持了奇怪的缄默，这样，对郑大捷审判结果最为不满的郑抗胜和郑良崧，就成了绝对的少数、个别人，他们姐弟俩满嘴跑牙，唾沫四溅，也只是局部的沸反盈天。郑姓姐弟俩说起来都年过三十，“文革”中走南闯北，也算经过风雨、见过世面的过来人了，听说大哥被判处极刑的消息，还是忍不住把法院的人骂了个狗血淋头！

“什么他妈的狗屁法院呀，他们执行的是哪条路线？还讲不讲一点阶级性了？”郑抗胜性格暴烈，气如须眉，别说张嘴骂娘，就是谈吐之间也无不充斥着雄性化的气势和语言。刚好父亲不在家，山中无老虎，猴子充大王，她就更敢怒敢骂了。这会，她坐的又恰好是父亲常坐的那个对着门的位置，这令她有种气吞山河的感觉。

“那还是共产党的法院吗？哪有共产党的法院杀共产党的？说客气点，至少他们是在残害革命烈士的后代！我要写信给中央委员会、给军委，告他们那些王八蛋！”

